



高爾基選集

一隻歌曲是怎麼樣做成的

李 靈 譯 上 雜 出 版 社



高爾基選集

一隻歌曲是怎麼樣做成的

李 靈 譯

原書名: M. Gorky: Selected Works,
Vol. 1 1948, Moscow.

一九五三年十月第一版(初1)

上海印 0 001 — 7 000

一隻歌曲是怎樣做成的

• 高爾基選集 •

著 者 高 爾 基

譯 者 李 靈

出版者 上 雜 出 版 社

上海 弄波路655號

排版者 文 豐 印 刷 製 版 所

印刷者 春 明 印 書 館

編號. 642 單. 6 (1.5) 1 頁 70 頁 32 開 71 000 字

• 版權所有 •



目次

一隻歌曲是怎麼樣做成的.....	一
一個人誕生了.....	一〇
二十六男和一個姑娘.....	三二
調情的人.....	五七
一月九日.....	八八

一隻歌曲是怎麼樣做成的

這就是在一個夏天的日子裏，兩個女人怎麼樣做了一隻曲子，以教堂的鐘聲的悲傷的調子爲伴奏。那是在阿札瑪斯的一條寂靜的街上，恰在太陽落下之前，在我住的房子外邊的一個凳子上。那城市在六月天的悶熱的寂靜中打着瞌睡。我拿着一本書坐在窗戶旁邊，聽着我的廚娘——那個肥胖的麻子烏斯丁亞，和我的鄰人——鄉村官吏的女僕沉靜地談着。

「可是他們還寫着什麼別的呢？」她以她那那男性的，然而卻很溫和的聲音問。

「啊，沒有別的了，」那女僕以低沉的，陰悒的拖長的聲音回答。她是一個黧黑而瘦削的姑娘，有一雙呆癡的，驚慌的小眼睛。

「所以——接受我們的問候，給我們送錢——是嗎？」

「是這樣……」

「至於你怎麼樣生活——誰管呢？呃！……」

在我們街道的後花園那邊的水池子裏，青蛙咯咯地叫着，發出了古怪的，遲鈍的聲音。教堂的鐘聲繼續厭煩地飄過來了，擾亂了這悶熱的寂靜。在後院的什麼地方，一把鋸在發着鼾聲，那好像我的鄰人的老房子已經入睡了，並且發出鼻音，熱得氣吁喘喘。

「親戚喲，」烏斯丁亞以悲傷混合着惱怒的音調說。「但是祇走出離他們三俄里的地方，你就感覺像從一棵樹上折下來的一條樹枝！我第一年在城裏住的時候也是這樣。我是十分思家的。我好像覺得半死不活的，好像我的一半在這裏，那一半留在村莊。我日日夜夜地思想和憂慮：他們怎麼樣生活啊？他們怎麼辦呢？」

她的話好像給教堂的鐘聲伴隨着，她好像以鐘聲的同一的鍵調，從容地說着。女僕抱着她那瘦棱棱的膝蓋，坐在那兒左右搖擺着她那蒙着白頭巾的頭，咬着嘴唇，好像注意聽着遠處的什麼聲音。烏斯丁亞的深沉的聲音時而響得輕蔑而惱怒，時而響得溫順而哀傷。

「有時，我對我那鄉村的渴望非常強烈，這使我對於週遭發生的事情，既不能看見，也不能聽到；不過我並沒有親人在那裏。當房子失火的時候，父親給燒死了。他那

時喝醉了。我的叔叔患霍亂死了。我有兩個兄弟，但是一個在軍隊裏——他是一個伍長；另一個是磚匠，他住在鮑戈洛德。好像他們都被一場洪水沖跑了……」

落向西方的慘淡的太陽，懸掛在濛濛的，垂下了金光的天空。那女人的低聲，鐘的叮噠聲和青蛙的遲鈍的咯咯聲，在那個特殊的時刻，是擾亂城市寂靜的僅有的聲音。那些聲音低低地飄在地面上，像落雨前的燕子；在那些聲音的上面和週圍，靜穆像死神一般包容了一切。

一個荒謬的思想進入了我的腦袋。我似乎覺得這城市被插到它旁邊的一個大瓶子裏，而且用一個火紅的軟木塞塞上了，又似乎覺得有人懶散而輕微地在外邊敲着那灼熱的玻璃。

忽然烏斯丁亞以高興而又認真的態度說：

「現在，瑪淑特卡，幫我忙呀……」

「用什麼幫你忙啊？」

「做一隻歌曲。」

烏斯丁亞大聲嘆了一口氣，開始以匆急的音調唱：

在白天，當太陽照耀得明亮時，
而且在夜間，在月光裏……

那女僕猶豫地調整音調，繼續以低沉膽怯的聲音唱着：

我感到孤寂和完全絕望……

烏斯丁亞自信地，然而以很動人的音調，配上了詩句：

我的心被渴望撕裂了。

於是她愉快地，並且有點誇張地說：

「對啦，那就是開始啊！我要教你怎樣做歌曲，親愛的，像紡紗那麼容易……」

讓咱們繼續下去吧。」

沉默了一會兒，好像在傾聽着青蛙的悲傷的咯咯叫和教堂的懶散的鐘聲，她又敏捷地唱起歌來：

既不是猛烈的冬天的暴風雨，

也不是春天的波盪的小溪……

那女僕移到了烏斯丁亞的近旁，把她那蒙着白頭巾的頭倚在烏斯丁亞的豐滿的肩
上，她閉上眼睛，繼續以她那細微而震顫的聲音更勇敢地唱着詩句：

家鄉的音信，

給我帶來了安慰……

「你看啊！」烏斯丁亞勝利地說，輕輕地拍着她的膝蓋。「當我年青的時候，我

做的歌曲甚至比這還要好呢！姑娘們常常說：『繼續下去啊，烏斯丁亞，開始唱一隻歌吧！』呢，我自己不是唱了嗎？呸，現在怎麼唱喲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那女僕說，張开了她的眼睛，微笑着。

我從窗戶台上的花間望着她們。唱歌的人看不見我，但是我卻能清楚地看見烏斯丁亞粗糙的、有深麻子的臉頰，看見她那黃頭巾沒有蓋着的小耳朵；看見她的興奮的灰眼睛；看見她的像櫻鳥嘴似的挺直的鼻子；看見她的方形的、男性的下頰。她是一個狡猾的，饒舌的蕩婦，一個固執的酒徒，並且喜歡聽聖人的傳記。她是這條大街上最大的閒談家，況且，她好像是這城市的一切祕密的貯藏所。在她那肥胖而又豐滿的身子旁邊，那個瘦削的女僕看起來像孩子一般。那女僕的嘴像小孩子的嘴一樣，鼓起了她那豐滿的小嘴唇，好像她剛剛挨過罵，恐怕再挨罵，並且準備哭出來了。

燕子在街上穿來穿去，牠們那彎曲的翅膀幾乎觸到了地面。很顯然，蚊蟲低飛着——那是夜間有雨的確實預兆。一隻烏鴉棲在我窗戶對面的籬笆上，一動也不動，好像木頭刻的一樣，以牠的黑眼睛看着那疾飛的燕子。教堂的鐘不響了，但是青蛙卻比剛才更響亮地咯咯叫着。寂靜好像更深沉，更悶熱了。

百靈鳥在天上唱着，

矢車菊在玉蜀黍田裏開了花。

烏斯丁亞悲傷地唱着，仰望着天空，兩隻胳膊交叉在胸前。那女僕大膽而和諧地隨她唱着：

啊，爲了看一看我家鄉的田野，

烏斯丁亞熟練地附和着那姑娘的震顫的尖音，以柔潤的音調，接上了動人的詩句：

並且和我的孩子在林中漫步……

她們停止了歌唱，互相緊靠着，沉默地坐了很久。最後，烏斯丁亞以低沉陰悒的聲

音說：

「我們做的這歌曲不算壞，是吧？很好，我想……」

「看啊！」那女僕輕聲地說，打斷了烏斯丁亞的話。

她們向街道對面的右邊望着。那裏，浴在陽光中，一個高大的牧師穿着紫色的袈裟，帶着一本正經的神情，大踏步地在街上走着。他的長手杖均齊地輕搗着人行道。那手杖的銀質的彎頭和他的寬胸上的金十字架，在太陽光中閃亮着。

烏鴉以牠那黑珠似的眼睛斜視着那牧師，懶洋洋地鼓着牠的沉重的翅膀，飛到一根樺樹枝上去，接着，又從那樹枝上像一塊灰色的土塊似地落到花園裏了。

女人們站起來了，且向牧師低低地鞠躬。他理都不理她們。她們仍舊站着，目送着他，一直到他拐了彎。

「喂，小姑娘，」烏斯丁亞說，整理着她頭上的頭巾。「倘如我還年青，有一張漂亮的臉……」

有人以沉睡的聲音惱怒地喊着：

「瑪莉亞！……瑪西卡！……」

「啊，她們在叫我……」

那女僕像一隻驚慌的兔子似地跑了。烏斯丁亞又坐下來，撫平了她膝上的華麗的布衫，陷入了深思。

青蛙咯咯地叫着。窒息的空氣像森林裏的湖水般的平靜。這日子亂七八糟地過去了。憤怒的隆隆聲從台夏河那邊響過了田野——那是遙遠的雷聲，像一隻熊似地咆哮着。

一個人誕生了

那是在一八九二年——一個荒年，在梭卡穆與奧契慕齊里之間，在柯道爾河上，離海岸不遠的地方——在那閃亮的山溪的嬉戲的漣漪之上空洞地響着，我聽見了那洶湧的大海。

秋天。黃褐色的小月桂葉子，像輕捷的鮭魚鱗魚一樣，在柯道爾河的白色的波浪裏，到處急衝着。我坐在高高的石頭河岸上，俯瞰着那河流，想着鷗鳥和鷺鳥或許也把那樹葉當成了魚而被欺騙了——因此牠們在那裏哀傷地尖叫着，在右面，在樹木的那一邊，波濤衝擊着海岸。

在我的頭上伸展着的栗樹，鑲飾着金黃色——在我的腳邊，有許多樹葉子，看樣子就像從人的手腕子上割下來的手。對岸的樺木科植物的樹枝已經赤裸了，像一張撕破的網似地懸掛在空中。一隻黃紅色的山啄木鳥，好像被網捉住了一樣，在裏面跳躍着，用

牠的黑嘴輕敲着樹幹皮，敲出了昆蟲，立刻就被那些從北方來的客人——機靈的山雀和灰色的紅十雀吞吃了。

在我的左邊，煙霧低低地垂懸在山頂上，顯出要下雨的樣子，陰影滑過綠色的山坡，山坡上生長着黃楊木，並且在那裏的老山毛櫸和菩提樹的空洞裏，你能找到「搗酒的蜂蜜」，在古昔的日子，它差不多決定了龐培大帝的軍隊的命運。它以它那致醉的甜蜜，打倒了羅馬鐵軍的全部人馬。野蜂以月冠和杜鵑花的花粉做成了這種蜂蜜，「行路人」從那樹洞裏挖出來一些，塗在他們的拉瓦西——用麵粉做的薄餅上吃。

我正坐在栗樹底下的石頭上，做着這樣的事情——一隻憤怒的蜜蜂可怕地刺了我一下——我把我的麵包在裝蜂蜜的茶罐子裏蘸了一下，吃着，同時欣賞着那疲倦的秋陽的懶散的嬉戲。

秋天的高加索就像一個華麗的大教堂的內部。那教堂是大聖人——也是大罪人——建築的，以對那注視的眼睛掩飾他們過去的無恥。他們建築了一個金玉輝煌的大廟，並且在山坡上掛着沙瑪堪和西瑪哈的土耳其人絲繡的最優美的地毯；他們掠奪了整個世界，並且把他們所有的掠奪物運到這裏來，作為對太陽的獻禮，好像在說：

「你的——取之於你的——獻給你！」

……我看見了一些長鬚鬚的白髮巨人的影像，大眼睛像嬉戲的孩子們——從山上下來了，美化了大地，以豐富的手分散着他們的五光十色的珍寶，用厚厚的銀葉子蒙蓋着山頂，並且以多種多類的樹木的活枝葉蒙蓋着台地——在他們的手下，這塊上天賜福的土地被賦與了迷人的美麗。

這是一件美好的工作——作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！你看見了多麼奇妙的東西啊！心靈是怎麼樣被快樂激動了，那種快樂幾乎和一個人鎮定地默想着美麗時所感到的痛苦是相似的！

是的，那是真的，有時你發現它很艱難。你的胸懷充滿了火熱的憎恨，悲愁貪婪地吸着你的心血——但是這不能永遠持續下去的。甚至太陽也常常無限悲傷地俯瞰着人類；它爲他們勞動得太辛苦了，結果他們竟是多麼可憐的矮子啊！……

當然，有許多善良的人——但是他們需要改造，或則需要更善良，重新改造一番。

……在我左邊的矮樹叢上，我看見黑色的頭急動着，在波浪的衝擊和河流的波盪聲中，我隱隱約約地聽到了人聲——那些是從梭卡穆過來的「挨餓的人」。他們在那裏修